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十二卷 太祖平滇

太祖洪武五年春正月癸丑，遣翰林院待制王禕齎詔諭雲南。雲南古滇池地，南控交趾，北接吐蕃，西擁渚甸，東以曲靖為門戶，與蜀、黔錯壤，麗江、松潘、烏蠻、霑益，如犬牙然。戰國時，楚威王使將軍莊躡將兵循江上，略巴蜀、黔中，西至滇池，以兵威定，屬楚。歸報，會秦擊楚，巴、黔道塞，遂以其眾王滇，變服從其俗以長之。漢武帝元狩元年，彩雲見南方，遣使跡之，起於洱河，因雲南郡，諭滇王入朝。宣帝遣王褒求金馬、碧雞之神。蜀漢建興三年，諸葛亮南征雍闓，斬之，封其渠龍祐那為部長，賜姓張氏，漸去山林，徙居平地，建城邑，務農桑，諸部於是始有姓氏。隋開皇中，為史萬歲所破。唐武德、貞觀間，張氏弱，遜位蒙氏，號南詔。天寶七年，閣羅鳳反，敗節度使鮮於仲通西洱河。後段氏有其地。段氏之先，武威郡人，改國號大理。宋太祖立，王全斌下四川，請取大理，鑒唐之禍，以玉斧畫大渡河曰：「此外非吾有也。」由是雲南不被兵，段氏得長世焉。元世祖自臨洮過大渡河，經山谷二千里，至金沙江，乘革囊以濟，獲段異智，滅其國，乃以其子忽哥出為雲南王鎮之，仍錄段氏子姓守其王。忽哥死，封其子松山為梁王。至正時，把匝刺瓦爾密嗣位。明玉珍一攻之，不克。至是，上既平夏，乃遣使往諭之。六年冬□二月，詔使王禕被殺於雲南。禕初至雲南，見元梁王君臣，諭以奉版圖、歸職方。梁王不省，館於別室。數日，又曰：「子將命遠來，非為身謀。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，不欲殲於鋒刃。曾不聞元綱解紐，陳友諒據荊湖，張士誠據吳會，陳友定據閩關，明玉珍據巴蜀，天兵下征，不四五年，悉膏斧鉞。惟爾元君北走以死，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，曾無用武之地。當是時，先服者賞，後至者誅。乃今自料，勇悍強獷，孰與陳、張？土地甲兵，孰與中國？天之所廢，誰能興之！不然，皇上遣一將軍，將龍驤百萬，會戰昆明池，爾猶魚游釜中，不亡何待！」梁君臣相顧駭服，頗有降意，改館禕，厚待之。會元太子自立於沙漠，遣使脫脫自西番徵糧，雲南謀連兵拒我。脫脫覘知梁王有二心，欲迫殺朝使，以固其意。梁王持兩可，不決，匿禕民間。脫脫聞之，誚梁王曰：「國家顛覆不能救，反欲附他人耶！」欲躍馬去。梁王不得已，出禕與脫脫相見。脫脫欲屈禕，禕罵曰：「天命訖汝元，我朝實代之。燭火餘燼，尚欲與日月爭光乎！我將命使臣，豈為爾屈！」顧梁王曰：「爾朝殺我，大兵夕至矣。」竟被害，瘞地藏寺北。禕有王佐才，上嘗語曰：「吾固知浙東有二儒，卿與宋濂耳。學問之博，卿不如濂；才思之雄，濂不如卿。」後子紳走雲南求遺骸，贈翰林學士，諡文節。

七年秋八月，遣元威順王子伯伯齎詔往諭雲南。

八年秋九月，命湖廣行省參政吳雲使雲南。上諭雲曰：「今天下混一，四方賓服，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。朕欲以兵取之，恐勞師費財，重傷吾民，卿能為朕作陸賈乎？」雲對曰：「雲南恃其險遠，故阻聲教。臣奉陛下威德，曉以禍福，彼必順附。若冥頑不從，興師未晚。」遂遣雲行。時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□餘人使漠北，為徐達所獲，送京師。上釋之，命與雲偕行。至雲南之沙糖口，鐵知院等謀曰：「吾屬奉使不達，被執而還，罪必不免。」於是共逼雲易服，詐為元使，更制書，以給梁王。雲不從，鐵知院等知不可奪，遂殺之。

□四年秋九月壬午，命穎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，永昌侯藍玉、西平侯沐英為副將軍，帥師征雲南。列侯曹震、王弼、金朝興、都督郭英、張銓等皆從。上諭之曰：「雲南自昔為西南夷，至漢置吏，臣屬中國。今元之遺孽把匝刺瓦爾密等自恃險遠，輒害使臣，在所必討。爾等行師之際，當知其山川形勢，以窺進取。朕嘗覽輿圖，咨詢於眾，得其扼塞。取之計，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，大軍繼自辰、沅以入普定，分據要害，乃進兵曲靖。曲靖，雲南之嚆噓，彼必並力於此，以抗我師。審察形勢，出奇制勝，正在於此。既下曲靖，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，應永寧之師，大軍直搗雲南。彼此牽制，使疲於奔命，破之必矣。雲南既克，宜分兵逕趨大理，先聲已振，勢將瓦解。其餘部落，可遣人招諭，不煩兵而下也。」師行，上餞於龍江，旌旗蔽江而上。

丁未，傅友德師至湖廣，分遣都督郭英、胡海洋、陳桓等帥兵五萬，由四川永寧趨烏撒，友德等率大兵由辰、沅趨貴州。

□二月辛酉，傅友德率藍玉、沐英等進攻普定，克之，羅鬼、苗蠻、仡佬望風降。至普安，復攻下之，乃留兵戍守，進兵曲靖。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聞明師下普定，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□餘萬，屯曲靖以拒我師。右副將軍沐英謂傅友德曰：「彼謂我師疲於深入，未有虞心。若倍道疾趨，出其不意，破之必矣。上所謂『出奇取勝』者此也。」友德是之，遂進師。丙寅，未至曲靖數里，忽大霧四塞。衝霧而行，阻水，則已臨白石江矣。頃之，霧霽，達里麻望見，大驚，倉皇失措。友德即欲濟師，英曰：「我軍遠來，形勢既露，固利速戰。然亟濟，恐為所扼。」乃整師臨流，勢若欲渡。達里麻悉精銳扼水，英別遣數□人從下流潛渡，出其後，鳴金鼓，樹旗幟。達里麻急撤眾禦之，陣動。英乃拔劍督師濟江，以猛而善泅者先之。長刀蒙盾，破其前軍。敵氣索，退數里而陣。我師畢濟，友德麾兵進薄之，矢石雨發，呼聲動天地。戰數合，英縱鐵騎搗其中堅，敵眾披靡，遂大敗，生擒達里麻、橫屍□餘里，俘其眾二萬。友德悉撫而縱之，使各歸業。蠻人見歸者皆喜慰，軍聲益振。遂平曲靖，留兵鎮其地。友德分遣藍玉、沐英率師趨雲南，而自以眾數萬向烏撒，為郭英等聲援。

王申，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聞達里麻敗，棄城走入羅佐山。其右丞魯爾自曲靖馳歸，謂曰：「事急矣，將奈何？」於是把匝刺瓦爾密挈妻子與左丞達的驢兒俱入普寧州忽納砦，焚其龍衣，驅妻子俱赴滇池死。癸酉，藍玉、沐英等師至雲南之板橋，元右丞觀甫保出降。明日，駐兵金馬山，故梁王闡監七先帖木兒以金寶來獻，諸父老焚香出迎。玉等整眾入城，秋毫無犯，收梁王金印並宮府符信圖籍，撫定其民。自九月朔出師，迄下雲南，僅百餘日。藍玉別遣曹震、王弼、金朝興等率兵二萬，分道進取臨安諸路，皆下之。沐英分兵趨烏撒，會友德。先是，都督郭英等出永寧，路多險阻，諸將欲深入。英曰：「破敵貴先聲，攻取必自近始。捨近趨遠，非策之上也。」遂以兵攻赤水河，去河二□里為營。時久雨，水暴漲，英曰：「賊恃水漲，不意吾濟。」下令諸軍斬木造筏，夜半濟河。比曉，敵始覺，遂大驚潰，生擒阿客指蠻雲南諸郡邑皆震。至是，友德自曲靖帥師循格孤山而南，直搗烏撒，元右丞實卜收兵屯赤水河拒郭英等。友德大軍至，實卜遁。友德下令城烏撒，版築方具，實卜引諸蠻復大集，友德據高岡嚴陣待之。諸將請戰，友德故勿許，士爭奮思致死。友德度其可用，下令曰：「我軍深入，有進無退。彼既遁而復來，心必不一，並力與戰，破之必矣。若使彼據險自固，未易克也。」遂進戰。師既陣，芒部土酋帥眾來援。實卜合勢迎戰，我師趨之。戰數□合，渠長多中槩墜馬死者。我師益奮，蠻眾大潰，斬首三千級，獲馬六百匹，實卜率餘眾遁。遂城烏撒，得七星關以通畢節，又進至可渡河，於是東川、烏蒙、芒部諸蠻震聳，皆望風降附。

□五年春正月辛巳朔，元威楚路平章閻乃馬歹、參政列車不花等詣曹震營降。

壬午，元曲靖宣慰司、行省樞密院同知怯列該、傅慰、高仁，廉訪司副使李羅海千及中慶、武定、征江三路，嵩盟、晉寧、昆陽、安寧、新興、路南、建水七州，昆明、富民、宜良、南甸、河陽、陽宗六縣達魯花赤、答麻等官，皆詣藍玉、沐英營降。丁亥，置貴州都指揮使司，命平涼侯費聚、汝南侯梅思祖署司事。

甲午，遣使諭傅友德等曰：「比得報，知雲南已克。然區畫佈置，尚煩計慮。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，然去雲南尚遠。今必置都司於雲南，以統諸軍。既有土有民，又必置布政使司及府、州、縣治之。其烏撒、烏蒙、東昌、芒部、建昌之地，更宜約束渠長，留兵守禦，禁民勿挾兵刃。至於靄翠輩，不盡服之，雖有雲南，亦難守也。」金朝興兵略征江、臨安、沅江、尋甸、楚雄、洱海俱下之。革宣慰司，立臨安府及各府□四衛，置雲南都指揮司，以都督謝熊、馮誠署司事。

二月，置雲南布政司，改中慶路為雲南府，命汝南侯梅思祖、平章潘原明署司事，以張統等為參政、參議等官。

閏二月，靄翠至京，賜衣帽及鈔，遣還。

藍玉、沐英等進兵攻大理。大理城倚點蒼山，西臨洱海為固。土目段世聞明師且至，聚眾扼下關以守。下關者，南詔皮羅閣所築龍尾關是也，號為險要。玉等至品甸，遣定遠侯，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，為犄角勢，自率眾抵下關，造攻具。夜半，遣都督胡海洋出石門，間道渡河，繞出點蒼山後，攀木援崖而上，立旗幟。味爽，大軍抵關下，望之，踴躍譟噪，敵眾驚亂。英身先士卒，策馬渡河，水沒馬腹，將士隨之，莫敢後，遂斬關而入。山上軍望見，亦下攻之。敵腹背受敵，大潰，拔其城，段世就擒。乃分兵取鶴慶，略麗江，破石門關，下金齒。於是車里、摩些、和泥、平緬等處相率降，雲南悉平。

三月，藍玉遣兵攻拔三營萬戶砦，更定雲南所屬府五、州六、縣五。傅友德遣使以故元威順王之子伯伯及梁王家屬三百一十八人送京師，並奏云：「雲南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，屢經兵燹，圖籍不存，兵數無從稽考，但當以今要害，量宜設衛戍守。其賦稅則故元司徒平章達里麻等言：『元末田土，多為豪右隱占。』今循元舊制，歲用不足，已督布政司覆諸衛所，以給軍食。恐有不足，宜以今年所徵糧，並故官院寺入官田與土官供輸，鹽商中納，戍兵屯田所入，並給之。」上悉可其奏。未幾，置雲南鹽課司以益軍費。

夏四月，烏撒、東川、芒部復叛，傅友德移檄沐英，合兵進討。西堡蠻賊寇普定，貴州衛指揮同知顧成擊敗之。

六月，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，傅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守之，造舟以渡往來。上復遣使諭安陸侯吳復、平涼侯費聚，合征南三將軍攻烏撒、烏蒙、東川、芒部、盤石、關索嶺諸蠻。

秋七月，沐英自大理還軍滇池，會傅友德兵進攻烏撒，大敗其眾，斬首三萬級，獲馬牛羊萬計，餘眾遁去，復遣兵捕擊，悉平之。乃以烏撒、烏蒙、芒部三府，地近四川，奏隸四川布政司。

八月乙巳，遣使諭傅友德、沐英曰：「得報，知永昌侯駐兵建昌，大軍七月二、八日已擊破烏撒，次第搜捕林箐諸蠻。然此地山高道隘，慎勿輕動。人自七星關來者，又曰：『芒部、烏撒蠻至夜舉火，挈家人鬻翠。』符至，可諭鬻翠之民，縛送軍前。其關索嶺非古道，古道又在西北。可以大軍蹂之，開此道以接普定，即芒部渠長可盡獲，將軍其熟圖之。」已，復遣使諭曰：「雲南士卒既艱食，不宜分屯。止於赤水、畢節、七星關各置一衛；黑張之南，瓦店之北，中置一衛。如此分守，則雲南道路，往無礙矣。鬻翠之地，必用萬眾乃可定也。凡此者，朕所見大概耳。萬里之外，豈能週知，將軍便宜自處置。」

九月，傅友德、沐英等分兵攻未服諸蠻，以指揮馮誠守雲南。諸蠻見大軍出，謂城守虛弱，遂相煽叛。土官楊其尤傑點，給其下曰：「總兵領大軍歸矣，雲南城可圖也。」遂糾眾至二萬，會於城下，合三六營兵攻城。時城中乏食，士卒多病，倉猝聞寇至，頗以為憂。誠與指揮謝熊以孤軍嬰城拒守，備樓櫓戰具，多置強弓弩於城上。賊至，輒射之，多應弦而斃。伺賊少怠，出奇兵擊之。賊不能攻，遂圍城為久困計。時沐英駐師烏撒，聞之，選精騎萬餘來援。至曲靖，先遣人潛入城報知，為賊所得，給之曰：「總兵官領大軍三萬至矣。」賊相顧駭愕，拔營夜遁去，至安寧、羅次、邵甸、普寧、大祺、江川等處，據險樹柵，欲圖再舉。英至，與馮誠等合兵剿捕之，斬首六萬餘級，生擒四千餘人，諸部復定。誠，國用子也。

六年春二月，傅友德等遣人送故元雲南右丞觀音保、參政車里不花及渠長段世等一百六十八人至京，各賜其家衣服。以觀音保為金齒指揮使，賜姓名李觀。時友德等平蒙化府、鄧川州，破佛光砦，過金沙江，攻北勝府，擒其平章高生。復平麗江府、平津等州，蠻民降者數萬戶。

三月甲辰，上以雲南平，命耿炳文往諭傅友德、藍玉等班師，而副將軍沐英以數萬眾留填之。雲南麓川之外，有國曰緬；車里之外，有國曰八百媳婦，皆請內附。上復置大理指揮使司，命周能為指揮，統兵守之。

五月，命六安侯王志、安慶侯仇成、鳳翔侯張龍督兵往雲南、尋甸等處，繕城池，立屯堡，安輯其人民。

七年三月，征南將軍傅友德、左副將軍藍玉班師。友德平雲南，上前後下璽書數，懸斷萬里外，委曲皆中。友德奉行不敢失，因土俗，定租賦，興學校，瘞戰骨，廣屯田，遠邇畏悅，以是遂大定。

夏四月壬午，論平雲南功，進封傅友德穎國公。列侯藍玉、仇成、王弼子孫世及。陳桓普定侯，胡海東川侯，郭英武定侯，張翼霍慶侯。將校遞升有差。

秋八月壬申，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使獻方物，上元所授宣慰司印。平緬在西南夷稍遠，自大理越金齒至其地。有城郭宮室，其人皆樓居。地產象馬，官民皆髡髮如僧，出入則乘象。自前代未嘗通中國，元始遣使招諭，遂入貢。至是，大兵下金齒，與平緬壤地相接。思倫發聞之，懼，故遣使朝貢。

冬月乙酉，景川侯曹震奏言：「四川至建昌驛道，所經大渡河，往來之人多死於瘴癘。臣問諸父老，自眉州峨眉至建昌，有古驛道，平易可行，無瘴毒之患，而年久蔽塞，已令四川軍士乘閒暇時開通其道，以溫江至建昌各驛馬移置峨眉新驛為便。」詔從之。

八年春正月，東蘭州韋富亂，沐英討平之。英在滇，仍方物，定貢額，視民數，均力役，雲南民賴以安。分兵剪廣西維摩餘孽，通四川糧道。上喜曰：「英能如是，吾無南顧憂矣。」

冬二月，思倫發，率眾寇景東，馮誠擊之，失利，千戶王升死之。

九年春二月，雲南濠洞、西浦、擺金、擺榜諸蠻叛，命傅友德率師討之。友德復移兵討平越蠻麻哈、楊孟等，平之。

秋九月庚申，沐英奏：「雲南地廣，宜置屯田，令軍士開耕，以備儲畜。」詔從之。

二年夏五月庚申，敕諭沐英等勿遣使往平緬，但葺壘金齒、楚雄、品甸及瀾滄江中諸道，固守待之。英自楚雄至景東，每百里置一營，率兵屯種，以備蠻寇。已復命景川侯曹震選四川精兵駐雲南尋甸，普定侯陳桓、靖寧侯葉升總制雲南諸軍，駐定邊、姚安、畢節、曲靖、越州諸處，立營屯種，候征討。

二年春正月，思倫發入寇，結砦於摩沙勒。沐英遣都指揮寧正擊破之，斬首一千五百級。

三月，思倫發悉其眾號三萬，戰象百餘，復寇定邊，欲報摩沙勒之役，勢甚猖獗。沐英選驍騎三萬，晝夜兼行，凡五日抵賊營，隔壘而陣。遣都督馮誠先出輕騎三百挑之，賊以萬人驅象三餘逆戰。雲南前衛指揮張因率騎卒五餘人為前鋒，其渠帥跨巨象直前，我軍注矢連發，矢中象左膝及脅，象仆地，渠長中矢走，追射殺之。諸軍噪而前，殺賊數百人，獲一象而還。英喜曰：「賊不足平也。」乃下令軍中，置火銃神機箭三行，列陣中。俟象進，則前行，銃箭俱發；不退，則次行繼之；又不退，則三行繼之。詰旦，分軍為三隊，命馮誠領其前，寧正領其左，都指揮湯昭領其右，將士皆鼓勇而進。賊悉眾出營，結陣以待。其渠帥把事招綱等皆乘象，象披甲，皆負戰樓若欄楯，懸竹筒於兩旁，置短槊其中，以備擊刺。陣既交，群象突而前，我軍擊之，矢石俱發，聲震山谷，象皆股栗走。指揮張因、千戶張榮祖率騎士乘之，直搗其柵，遂縱火焚其寨，煙燄漲天。還，復以兵邀擊之，殺傷甚眾。賊黨有昔刺者，亦驍勇，復率眾殊死戰。我左師小卻，英登高望之，命左右取帥之首來。左帥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，率眾更進。英督戰益急，三軍大呼而鏖。不移時，賊眾大敗，斬首三千級，俘萬餘人，生獲象三有七，餘皆被矢如蝸死。渠帥刁斯郎理各中百餘矢，斃象背上，餘賊潰，英帥師追襲之。賊連日不得食，死者相枕藉，思倫發遁去。

夏六月，東川蠻叛，命傅友德為征南將軍，沐英、陳桓為左、右副將軍，曹震、葉升為左、右參將，率馬步諸軍討之。

八月壬寅，沐英遣都督寧正從傅友德討東川。

九月，越州土目阿資叛。阿資故囉囉苦麻部。土師南征，沐英駐兵其地之湯池山，諭降之，至是叛。傅友德等將兵討之，道過平彝，以其山勢峭險，密邇阿資，遂遷其山民往居早上村，留神策衛千戶劉成等駐兵，立柵其上，後以為平彝千戶所。阿資等復帥眾寇普安，燒府治，大掠。友德進擊之，斬其渠滿已青。

二年春正月，阿資退屯普安，倚崖壁為砦。傅友德以精兵蹙之，蠻眾皆緣壁攀崖，墜死者不可勝數，生擒一千三百餘人，阿資遁還越州。沐英遣寧正從友德擊阿資於越州，大敗之，斬其黨火頭弄宗等五餘人。初，阿資之遁也，揚言曰：「國家有萬軍

之勇，而我地有萬山之險，豈能盡滅我輩！」英乃請置越州、馬隆二衛，扼其衝要，分兵追捕之，阿資窮蹙降。甲午，曹震、葉升領兵分討東川叛蠻，悉平之。

冬□一月，思倫發遣把事招綱等來言，叛逆之謀，皆其下刁斲郎等為之。以象馬白金入貢，願輸貢賦。百夷遂平。

二□四年冬□二月，沐英以阿資叛服不常，請徙越州衛於陸涼鎮之。阿資復叛，平羌將軍何福督兵討之。至越州，阿資援絕，降。福扼險置寧越堡。

二□五年夏六月丁卯，西平侯沐英卒於雲南。雲南二□郡，左右分畫，界以大江，東北曰金沙，西南曰蘭滄，俱入海，幅員萬里。英鎮雲南，簡官僚，修惠政，剔奸蠹，興學校，治水利，墾田一百一萬二千畝，軍食贏足，恩威並著，教化大行，雲南遂為樂土，嘗入朝，賜宴奉天殿，齎黃金綵幣。陸辭，上撫之曰：「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，爾也。」既卒，追封黔寧昭靖王，命其子春襲封西平侯鎮雲南。

二□八年春正月，阿資復叛，西平侯沐春、平羌將軍何福擒斬之於越州。

三□年春正月，置雲南按察司。

秋九月，平緬諸蠻刁乾孟叛，逐宣慰使，思倫發奔訴京師。命西平侯沐春為征南大將軍，都督何福、徐凱為左、右副將軍，率雲南、四川兵討之。

冬□二月乙巳，遣思倫發還雲南，駐怒江。上命沐春令刁乾孟歸而主，毋為不臣。

三□一年春二月，刁乾孟請入貢。

夏五月，西平侯沐春進兵擊平緬，先以兵送思倫發於金齒，使人諭刁乾孟，不從，乃遣左軍都督何福、瞿能等將兵五千往討之。福等躋高良公山，直搗南甸，大破之，殺其渠刁名孟，斬獲甚眾。還兵擊景罕寨，寨乘高據險，堅守不下，官軍糧械俱盡，賊勢益盛。福使告急於春，春率五百騎往救之，乘夜至怒江。詰旦逕渡，令騎馳躡寨下，揚塵以警之。賊乘高望見塵起蔽天，不意大軍卒至，驚懼，遂率眾降。春乘勝復擊崆峒寨，賊夜潰走。刁乾孟乃遣人乞降，帝以其反覆，不之許。尋春病卒，何福討擒刁乾孟，思倫發始得還，平緬悉定。

谷應泰曰：

梁王以故元宗室，裂土滇南，國亡君死，偷視蠻陬，此其勢非同天水之坐大隴西，子陽之稱尊白帝也。大義自裁，誓不反顧，則北地劉謚猶能殉漢，烏孫公主義不忘隋。瘞王禕於北寺，斬吳雲於沙塘，死從餘闕，生媿危公，討非得已，節斯烈矣。若以大命既去，新主有歸，天子北門，已棄中原於敝屣，孤臣天末，難填滄海於丸泥，則子嬰軼道，詎是亡秦，劉禪長安，無須思蜀。稱臣歸命，納土入朝，頡利蒙留灞上，突利老死並州，我其臣僕之悲，亦明哲保身之智也。而乃猶豫兩端，徘徊去就。旌旗舳艫，蔽江西上，乃始開闢平章，斂兵曲靖。不知烏撒之師，分出永寧，普定之兵，專攻曲靖，大軍直搗雲南，偏師還赴大理，堂陛有聚米之形，將帥成破竹之勢，釜中遊魂，久已在太祖握中矣。倉皇聞敗，六宮出走，龍衣焚於寶殿，闔門驅死滇池，鼠輩乃爾，何因倔強如是耶！或亦魯連帝秦，願蹈東海，田橫入朝，道刎客舍之志與？

而太祖之下雲南也，運籌萬里，料敵如神，山川險阨，俱似躬行，進退指揮，不爽尺寸。史稱漢祖，止於百敗不折，敵畏唐宗，不過身先諸將，方其雄略，瞠乎後矣。若夫曲靖之戰，沐英決策，冒霧疾驅，兵臨白石，寧我薄人，毋人薄我，此先軫所以克也；張幟展角，潛出敵背，此陳于所以擒也；臨江結陳，退不能止，此苻融所以死也。甲高熊耳之山，馬飲昆明之水，路踰萬里，時才百日，耿弇功震祝阿，李靖風行突厥，潁川、黔寧，何多讓焉。雖其後竊發時聞，不煩左顧，而軍若驚颺，彼同敗葉，遙傳仁貴，咋舌稱神，爭識令公，望塵羅拜，沐氏父子所以威行萬里也。

夫武帝用事西南夷，夜郎、邛笮遂成荒服。唐復陷入吐蕃，宋乃割於西夏。元極兵威，始分桐葉。而黔寧永鎮，三百年來，不獨貝金象齒來自殊方，抑且金馬碧雞入參侍從，豈非春風所及，鷹眼能慈，泮水之林，鶯音速化，猗與盛哉！